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和自然之镜

〔美〕理查德·罗蒂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哲学和自然之镜

〔美〕理查德·罗蒂 著

李幼蒸 译

商务印书馆

2004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和自然之镜 / (美) 罗蒂 (Rorty, R.) 著; 李幼
燕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7-100-04052-3

I. 哲... II. ①罗...②李... III. 罗蒂, R. —哲学
思想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691 号

.....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和自然之镜

[美] 理查德·罗蒂 著

李幼燕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052-3/B·588

2003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张 16 1/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7.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中文本译者再版前言

《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初版于20年前。这是理查德·罗蒂迄今为止发表过的唯一一部系统性专著,其后发表的六七本书都只是论文结集。大约在本书中译本出版前后,罗蒂在其写作策略上作了重要改变,放弃了已宣布在进行中的有关海德格尔的专著写作(后来代之以一部主题大体相近的论文集),自此以后他就采取了以论文为单元的写作方式。实际上,罗蒂的新著大多是由一篇篇讲演稿编辑而成,这样他就把讲演、写作和出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写作策略上的转变,是与其自1982年以来在美国文化学术界采取的新哲学实践策略一致的。一方面,罗蒂自此永远脱离了哲学系而投入了一般文化评论和文学理论等在美更能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另一方面他在哲学系之外仍然占据了针对主流哲学继续进行批评的有力位置。(目前罗蒂在任教的史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中的身份是:文学理论教授和哲学教授。)其效果也是双向的:既在美国和世界人文学术各领域内提升了他作为美国代表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声誉,又积极参与了推动美国人文学术理论新潮的活动。目前罗蒂几乎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首席代表,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罗蒂今日已享有了美国数一数二思想家的地位。应该指出,自杜威以后没有任何其他美国哲学家能够再拥有这样的身份。(今日法国对于译介罗蒂比译介杜威更为积极可为其证。)五十年代以来活跃在

美国的“思想家”大多来自德法两国。罗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的这一文化空白。所谓思想家毕竟还须来自哲学界,而当代美国成就卓著的哲学家们却又过于专门化和技术化了。反之,罗蒂却能把欧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本土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以形成一股得以影响大西洋两岸思想潮流的声势。当代美国重要文学批评家海罗德-布鲁姆甚至盛赞罗蒂为“今日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罗蒂自访华(1985)和其书在中国出版(1987)以来国际声誉日增,这当然也是与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文化的特殊发展境况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了。

罗蒂接受的哲学训练是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却因后来转向现代欧陆哲学而离开了作为分析哲学重镇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然而实际上他对现代欧陆哲学的关注是相当有选择性的,并未深入若干重要领域,如德国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和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前者最终相通于主体、意识和意志等问题,后者最终相通于意义和价值问题。(本来罗蒂所关心的社会文化问题最终都与这些领域中的问题相关。)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今日世界上专业哲学理论的主流就是美国分析哲学,以至于他对后者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与其有联系的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和现代逻辑经验论传统的。他并据此批评立场来检讨整个西方哲学史,企图否定古往今来一切朝向知识真理(主、客观实在及其意义)追求的认识论研究方向。这样,罗蒂思想从一开始就把两件事混合在一起了:特殊知识理论主张(一些西方哲学流派)和一般知识理论问题(这还涉及到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传统中的认识论问题)。他认为二者都涉及一个根本的认识论“偏见”,即真理问题。这样他也就不免简化了人类的求知情境,仅仅根据个人所把握的一时一地知识状况做出了普

遍化结论,以至于被不少批评者称作“极端相对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极端相对主义立场却能使其在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的当代美国文化理论界大受欢迎;他对当前西方重要思想家著作的批评性读解更引起美国读者普遍的兴趣。结果,正是宏通的批评家罗蒂,而非是专业技术化的美国哲学家们,才能为青年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一种精神引导。把美国传统实用主义与欧陆后现代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新策略形象,使罗蒂成为“今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哲学家”(《纽约时报》语)。在美国,他通过实用主义读解欧陆思想;在欧洲,他通过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读解美国实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罗蒂通过否定各种普遍性真理观来坚持一种反真理观的普遍性立场。

在思想界趋于消沉的西方后冷战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罗蒂努力为美国校园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应当说,作为学术思想批评家的罗蒂仍然是比作为社会文化问题处方者的罗蒂更为人所称道。最近几年来,罗蒂越来越关心政治和社会道德问题,却反对对这类问题采取传统知识理性主义的态度。罗蒂一方面把“哲学修辞家”德里达尊奉为尼采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应放弃追求客观知识的幻想,于是这就相当于主张以主观“话语现实”取代客观社会现实来作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对象。罗蒂在其近著《哲学论文集:真理和进步》(1998)一书导言中的第一句话竟然就是:“不存在真理”。他习惯于把一些传统哲学字词,如真理、理性、现实、知识等等,看作字词与概念合一的固定思想单位,从而导致若干偏颇性论断。注意哲学语言问题的罗蒂应该想到,许多传统学术用语(由于其传统的实用性、直观性和自然性)已不宜于再充作现代精密思维的工具了。因此我们需要的

不是简单化地用一套传统语言去取代另一套传统语言,以投合现行学术市场的“需求”,而应设法相对于已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现实和极大改变了的学术现实去重新设定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工具。这不正是我们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所看到过的趋向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在社会科学中拒绝在自然科学中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呢?但是罗蒂并无兴趣思考这类符号学的和语义学的问题,更不会认识到人文学科制度本身也有改造的必要,这不反而表明哲学家罗蒂本人受到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本身的限制吗?罗蒂和德里达共同具有的自相矛盾的倾向是,既要“颠覆”传统哲学学科,又要在现实思想运作中借助于传统哲学学科。德里达需要哲学基地来反对“人文科学”和“跨学科方法论”;罗蒂需要用一套哲学术语来替代另一套哲学术语。他们两人都和我们一样不满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现状,却都反对追求哲学和人文科学重建的理性主义目标。译者对罗蒂批评西方哲学教条主义的精辟论断一向十分欣赏,却对其因忽略其他学科中的理论化进展以致反对人文学术科学化的态度难以苟同。但是毫无疑问,罗蒂思想,特别是本书,仍应被看作是考察今日西方人文思想演变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本书中译本出版以来,中外学术思想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时我们对历经六七十年的中美哲学交流史还保留着某种浪漫的记忆,早年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的往事,似乎还被视作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起点。以当代杜威自诩的罗蒂,在其初访中国时也就自然会怀有某种相应的兴奋心情。十几年后的今日,罗蒂也会感觉到,已广泛进入世界学术环境的当代中国学界,与当时(主要通过日文)接触西学不过才十年光景的杜威来华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结果正如我在1983年美国西部哲学大会(由罗蒂安排

的)中西哲学对话史分组会发言中指出的,中国学人既然已在原非所长的数理化领域达到世界水准,中国学人必将在原本所长的文史哲领域中同样达到世界水准。而且,这不仅是一种能力的问题,也是一种义务的问题。有鉴于此,中国哲学界现在所需要的已不是“消极受教”,而是“积极对话”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功利主义地以西方现有成就和方式当作固定的标准来规划和衡量我们的学术方向。然而中国学者为了更有效地参与今日世界哲学和学术理论对话,不可能仅以民族学术经典的独特性来实用主义地夸示于世,而须不断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全局,以期在人类共同知识的基础上除旧布新、言所当言。罗蒂为今日美国最富代表性的学者和思想界代言人之一,《哲学和自然之镜》又为其哲学思想的奠基力著,自然应当继续受到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认真关注。因此译者非常高兴十几年后此书能够在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为了使读者了解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哲学界与罗蒂学术交流过程的原貌,此书三联书店原中译本的版面内容未予变动。最后,感谢作者在百忙中为中译本再次撰写了序言;并感谢商务印书馆领导和责任编辑徐奕春先生热心安排了本书再版事宜。

李 幼 蒸

· 2001 年 8 月于旧金山湾区 ·

中译本贺麟教授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凯南讲座教授理查德·罗蒂的名著《哲学和自然之镜》的中译本就要和我国读者见面了,作者曾来信邀我为中译本写一篇序言。对于一个早年曾在美国研习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来说,能为一部当代美国哲学名著的中译本作序,自然备觉荣幸和欣慰。

1982年前,当罗蒂教授还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我们已有书信往还,不久后收到了他寄给我的这本书,读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1985年夏,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邀请来京、沪讲学访问时,我们有过几次接触。罗蒂专长当代哲学问题,但对西方哲学史兴趣浓厚,因而彼此交谈十分融洽,互相增进了了解。记得去夏某晚罗蒂夫妇冒着倾盆大雨来我家作客,在书房里我们畅谈了过去六、七十年间中美学术交流的历史,对今日两国哲学界交往日趋密切同感快慰。

关于这本书的重要性和它在今日世界各国的影响,过去几年间国内书刊陆续有所介绍,我国读者已有一些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自本书出版以后的几年间,在美国几次哲学学会年会上罗蒂的讲演都成为大会瞩目的中心,特别是在1983年春旧金山的太平洋区分会年会上和同年十二月波士顿东区分会年会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曾引起热烈的讨论。罗蒂思想今日不仅成为美国哲学界中一个重要话题,而且已扩大成为美国文化界中的一个重要话

题了。

罗蒂曾在分析哲学中心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任教二十余年,长期研究过分析哲学的各种问题,并有突出建树。六十年代末以来逐渐扩大关注范围,特别留心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思潮,因而扩大了视野,并从新的角度对当代美国主流哲学——分析哲学予以彻底反省。本书就是作者对西方传统主流哲学和当代美国主流哲学进行批判地再思考的产物,同时它还论及了哲学与文化关系这一涉及美国哲学前景的大课题。由于本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进行了剖析和批评,在以分析哲学为主导的美国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难想像,罗蒂对一些分析哲学标准信条的挑战,不免会导致一些保守的哲学家的不满,于是在相对平静的美国哲学舞台上掀起了层层波澜。

谈到罗蒂的学说,首先会令人联想到杜威。对于杜威的哲学,我国哲学界其实是相当熟悉的。抗战以前的二十年间,在我国哲学界较具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也许首先应当一提的就是杜威、罗素和柏格森等。作为早先西方一代思想大家的罗素,既曾反对过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又曾对杜威及其门人的实用主义予以抨击(解放前我对他们各自的学术均有论述)。有趣的是,这两位学术上的对手二十年代初都曾来华访问讲学,并倾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趣致。杜威本人甚至延长了预定的访问时间,在华流连忘返,这已是哲学界一段熟知的轶事了。

其实,在现代西方哲学各家各派中,对旧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应该首推杜威。这不仅是由于胡适先生的提倡,而且也由于他的哲学本身反对玄远,易于理解和便于应用。杜威和罗素尽管学术观点迥异,却都认为哲学应有益于社会和人生。两人都曾想通

过教育运动来使哲学应用于社会和文化之改造。然而作为教育家的罗素却远不及杜威重要,杜威作为教育理论家的声望并不亚于其作为哲学家的声望。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尽管有多方面的思想渊源,在我看来,他所受到的最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杜威和詹姆士。1947年我在北大讲授现代西方哲学时,曾介绍过这两位美国哲学家。(参见拙著《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67页)在这两讲中我论述了他们有关真理、观念、理念、本质、意识、身心关系和社会协调作用等几方面的反传统观点。我指出,詹姆士说“世界上没有超越于人的真理”,并“提倡情感、信仰、意志,而贬抑抽象思想”;他认为“要观察人心,必须从它的功用、机能活动诸方面去认识……。观念不是静止的镜子(着重号为此刻引述时后加,以示与本书中“镜子”隐喻的关联),而是有用的武器,有一套观念就有一套武器来应付对象,这些都是心理的功能”。我又介绍说,詹姆士认为“真理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或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范型,真理之是否确为真理必须看观念和它能引起的实际效果是否相合”,因此“真理就包括了‘观念的有效性’”,“效用就成了考验真理的标准”。这些观点与罗蒂在本书中提出的反柏拉图主义、反观念镜子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论述杜威时我侧重于他的真理社会观,于是所谓的“真理效验”就进而落实在社会“协合”(Coordination)观上了,这一点与本书中译本附录中收入的罗蒂在日讲演中宣称的“协同性”(Solidarity)原则,可谓如出一辙。1928年我曾在美国哲学年会上听到杜威宣读他的论文,其标题即为“社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记得当时听讲的孟泰格曾批评他把“社会”尊崇为黑格尔式的绝对者。我

在北大讲演时也指出,杜威“想提出‘社会’作为认识论的一个范畴,作为批判哲学的一个标准”;并谈到“他反对把身心分开,也反对把心理现象分成知、情、意部门,心理学要研究的只是整个行为的调整协合、适应,也即行为的动态,而不再是旧式心理学家所瞩目的意识状态”;而他所谓的“协合”,则指“协合只是一种组织,一种使工具能够相互配合而达到某一目的的组织”,因此“协合就是一种适应”。这些说法与罗蒂在本书中花相当篇幅批评的西方传统认识论甚至在措词上都十分接近。正是在杜威实用主义中,我们看到了对行为、效果、社会检验等罗蒂今日所重视的一些观念的强调,而反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灵观和意识观,更为杜威和罗蒂共同坚持的立场。

在当时的讲演中我曾总结说,“杜威对于传统哲学的驳斥的确言之成理,但传统哲学在他所揭出的每一‘罪状’里面都依然保有从容答辩的余地”。这可以说是我当时对正在流行的旧实用主义的一般态度。当然,今日罗蒂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杜威旧实用主义的翻版,前者是后分析时代的哲学家,后者却基本上是前分析时代的哲学家。此外,关注当代西欧哲学思潮(主要是维特根施坦和海德格尔)的罗蒂,也与主要熟悉西欧哲学史的杜威(主要是柏拉图和黑格尔)具有着差距颇大的不同学术背景,这是时代演变的必然情形。我在和罗蒂交谈时曾提及二十年代末在美留学时听杜威和怀特海讲演的往事,而罗蒂亦谈到他曾是怀特海的高足哈茨霍恩的学生。时光荏苒,竟然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对今日美国重新恢复了对杜威的重视很感兴趣,看来一位哲学家思想的影响,是随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起伏不定的。

《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过去几年来引起了我国一些哲学工作者的很大兴趣,不时见到对此书的介绍和报导。而且这本书的部分章节也曾有人着手译过,如兰州大学中文系徐清辉同志(她于1981到1982年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进修美学,与罗蒂相熟)等;现在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李幼蒸同志将全书翻译出来,并增译了罗蒂的另外四篇文章,作为中译本的附录。李幼蒸同志曾在普大哲学系作访问学者,罗蒂为其联系人,其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仍与罗蒂保持学术联系,对其思想做过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希望这个中译本能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贺 麟

1986年11月于北京

中译本译者前言

如果说二次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间,在美国哲学舞台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主的分析哲学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哲学活动的构成却开始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分析哲学运动内部反正统力量(如科学哲学内部的反唯科学论潮流,语言哲学内部的反传统意义论潮流)已逐渐崛起,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各哲学流派在美国得到了迅速扩展(在此以前它们在美国的影响极其微弱)。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哲学思想的分化更趋复杂,随着大量西欧哲学名著的陆续译介和各种哲学会议上的有关讨论,当代西欧哲学在美国校园和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东部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芝加哥大学、霍布金斯大学等都已成为研究和介绍当代西欧哲学的中心,西部加州贝克莱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已成为在分析哲学基础上研究西欧大陆哲学的重要基地。然而在大多数美国重点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哲学系中,分析哲学仍居绝对领先地位,因此谈到今日美国哲学时主要还是指分析哲学,这是从哲学专业角度来说的。然而一旦扩大到整个美国文化思想界来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许多具有明显西欧哲学倾向的哲学研究如今正在大学文学院内哲学系以外的其他人文科系(如历史系、政治系、文学系、宗教系、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艺术系等等)中扩大其影响,就是在上举一些重点大学中也不例外。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另一说

法,即今日美国哲学舞台是由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和西欧大陆哲学传统共同组成的。对“哲学”的这种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的不同,就涉及到今日西方学者心目中“哲学”一词的适切涵义问题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关系到哲学活动的“边界”,必然成为一个文化整体内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就是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哲学的问题所做的深刻反省。

本书作者理查德·罗蒂在1982年夏以前的二十年间一直在分析哲学中心之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为该校哲学系和文学院内颇具影响的讲座教授。罗蒂擅长分析哲学派的语言哲学,对哲学史和当代欧陆哲学也素有研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过的尼采和海德格尔课程,以及在弗吉尼亚大学开设的有关保罗·利科和弗洛伊德的课程都曾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然而后来他却决意离开了使其功成名就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译者抵美不久适巧赶上哲学系为他举办的告别会,印象殊深。

这本1979年出版的著作不仅是从哲学和文化的若干方面对分析哲学思潮及其后果进行全面检讨的一本书,也是对西方两千年来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系统反省的一本书,眼界开阔,观点鲜明,持论颇为激进。本书出版后获得美国学界广泛关注,毁誉褒贬纷至沓来。不久作者又获麦克阿瑟图书奖,对于哲学家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从此罗蒂从专业哲学家而步入思想家之林,五六年来在美国人文学术界影响日增。因此在介绍今日美国哲学时,如不介绍在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另辟蹊径的罗蒂思想,那是不全面的,这是译者决定将此书译成中文的主要考虑之一。

作者在本书中集中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和批判性的哲学立

场,以丰富的材料评述了欧美许多大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尖锐批评了传统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唯哲学主义,并展望一种无主导性哲学的“后哲学文化”。尽管作者的意图在于综观西方正统哲学文化全景,但诚如作者所说,本书思路的主干仍然是铺伸于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认识论和英美分析哲学之间的,作者在书中的主要对话者都是当今大多健在的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本书获得广泛影响的一个社会性原因恰在于,作者以深厚的分析哲学素养,对过去三十年间美国分析哲学教师培养出来的大批中青年人文学者,用分析哲学家熟悉的语言,指出了分析哲学当前发展中的症结所在,因而易于引起共鸣。因此这本书首先应看成是一本关于当代美国哲学思想的论著。作者所推崇的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在本书中尚未详尽发挥(这是作者目前正在撰述的一部专著的主题),而对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批评也只一提而过。至于作者在本书最后提出的一种准哲学活动——解释学,也并未涉及当代德、法解释学的广阔领域,而是从美国特有的哲学文化环境中做出的一种纲领式的展望。当然,本书的美国色彩最浓郁之处还在于返归已被美国学界冷落多年的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十分明显,罗蒂根据分析时代认识论行为主义对实用主义进行的最新阐释,在学理上已比老实用主义更为精致,并更符合当代哲学辨析的水准了。

本书的影响之所以远远超出了哲学界,当然是因为它触及了当代西方社会文化性质这类大课题。如果像贺麟先生早先讲述杜威哲学时引用罗素的话时所说的那样,杜威代表着“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罗蒂思想集中反映了“美国后工业社会的哲学”呢?社会、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是任何专业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此第十七届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以“文